

遵义文丛·第四辑

遵义县卷

ZUN YI XIAN JUAN

张云红 主编



散文集 (中)

◎遵义县文联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散文集 (中)

◎ 遵义县文联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集 / 张云红编.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2.5
(遵义文丛. 第4辑)
ISBN 978-7-80240-932-3

I. ①散…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80161 号

散文集(中) / 遵义县文联 编

责任编辑 崔晓华 杨超
装帧设计 徐艳琪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240mm 1 / 32
字 数 282千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丛 书 定 价 28元



编委会

总顾问：穆嵘坤 魏在平 段志林 张大六

顾 问：罗仕国 左康旭 杨晓珊 张道超
李忠莉

主 任：张明勇

副主任：赵 伟 周靖波 张云红

成 员：姚固钊 游天永 蔡远兴 游锡嘉
姜华修 唐德远 刘明远 高其陞
黄代庆 陈从忠

主 编：张云红

副主编：姚固钊 游天永 蔡远兴

校 对：游锡嘉

古县大风 遵王之义

中共遵义市委常委、遵义县委书记 穆嵘坤

北京故宫，养心殿正门曰遵义门。在遵义，拥城区而为南大门者，则遵义县。

作为千年古县，遵义县之大气、之义气、之文气、之灵气、之福气，历来为人称道。说大气，单一座雄踞闹世而不喧张、扼守地脉而不娇柔的象山，其大象无形的气度，实在不凡。说义气，遵之义，遵从大义，遵循道义，遵守正义，此义一直是遵义县人修身处事的典则。说文气，沙滩郑莫黎，一度独领风骚；平正石头城，乃仡佬之源，六和文化源远流长。说灵气，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苟坝会议千钧一发，坚持真理挽救了绝境中的党和红军。说福气，枫香温泉怡情养性，播雅天池鹤鸣九天；仙人山金鼎山山山佛光普照，乌江河乐民河道道流金淌银，娄山关老君关关战略显要……

由是，遵义县人理应挥洒生花妙笔，激浊扬清，抒怀养育我们的大义文灵之福地。

应该说，《遵义文丛·遵义县卷》的出版，正当其时。在唯经济为事功的今天，它让我们明白了文明富强的内涵和外延，更让我们明白了幸福生活需要多元化。

当然，“文学，就是人学。”作者的性情、遭历、胸襟、才学、价值取向等等主客观因素必然反映于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的具象必然是现实社会的反映。《遵义县卷》恰如一个五彩纷呈的百花苑：首先是内容广泛。有讴歌丰功伟绩，有赞颂田园山

川，有叙述历史进程，有纪录民众贡献，有高扬真善美，更有抨击假恶丑。其次是体裁丰富。可见各种文学样式都有自己的表现手段和艺术魅力，也各有自己驰骋纵横的广阔天地，不可能彼此取代，也无须乎互相排斥。文艺史上，读者日增的小说并未挤死了诗；后来新兴的电影电视也没有窒息了小说。人们的文化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总是趋向多样化，而不会是相反的。再次是阵容强大。作者有男女老少、专业非专业的。心有所感，即可发之为声，表乎其情。

而且，这本书的编成，恰当建国六十三周年之际和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正是我们应该献礼、应该庆祝胜利和鼓颂休明的日子，更有着重要意义。这本书的问世，说明了遵义县贤者遍布，学人辈出。若果说只是开端，也有着引领的作用。我们深切盼望遵义县以后有更多更好的合集、专集出版。

此卷在手，可览社会百科，时代风云。掩卷而思，可知得失荣辱，兴衰更替。

是为序。

2012年9月

几棵树子

——序《遵义文丛第四辑·遵义县卷》

遵义市文联主席 赵剑平

那一会冠炜在遵义县任县委书记，逢了周末，他便有题目，让车接我去了，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我在山里长大，他在赤水林场干了好几年的场长，都有一种野气。喝高兴了，我们便绾起袖子来掰手劲，有时候还摔一摔跤。我那时候便知道遵义县是全国有名的大县，不仅人多地广，经济也很可观。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居然有这样一个县。带着一种困惑，我查了查资料，这才知道不仅西南五省区，而且整个西部省区，贵州省竟然是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省。一个山区地势，单位面积在西部省区中养的人最多，简单说一个“穷”，恐怕还不行。而黔北地区，又是贵州各地、州人口密度最大的。而遵义县，又是黔北地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县。当然，我这样的列举没有一点称雄比壮的意思，不过只是给自己增加几分明白，以防人家一批评，我们就低头认罪，人家一表扬，我们就高视阔步，不知所以，也不知所终。

我后来写了小说《杀跑羊》，很多东西就是在遵义县跟冠炜一起喝酒找的感觉。小说发在《上海文学》，《遵义日报》总编余中隆先生看了小说后，又腾了两个版在报纸上转载，进一步扩大了作品影响。不少朋友看了，认为写了那时候遵义市跟遵义县的官场，还跟我探讨小说中两个人物，弄得我压力很大。幸而当时的地委书记庾文升同志与地委宣传部部长陈伟同志很有气度，

认为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有生活的影子也是正常的，并且在地委会上打招呼，要求我们一些领导不要对号入座。事实上，这篇小说不过写一种气息、一种气质、一种气概，算一种文化表达，谈不上褒贬，更谈不上评判。我向来以为任何政治人物，即如地方官员，到最后都应该沉淀为一种文化人物，那才算成功。此谓“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因为这篇东西，我跟遵义县便有了一种文字缘。二十年来，但凡遵义县有文学活动，只要邀了我的，我都会全力以赴。我也因此除了冠炜外，在遵义县有了更多的朋友。有作家朋友来看会址、茅台什么的，我就带他们吃遵义县乌江鱼，也顺便看乌江风景。而做东的常常是遵义县委宣传部。县委常委杨晓姗部长只要在县里，每次都亲自接待。杨晓姗部长形象很好，朋友们玩笑说遵义公关意识强，挑一个美女部长守在南大门专门跟文化人打交道。今天，杨部长已经调离遵义县，但她那非同寻常的气韵和她的热情大方却留在了中国作家的记忆里。我常常想，时代造英雄，其实也造文学，文学总是以一种冷的方式在热的地方出现。而英雄不常有，文学也不总要轰动。大多数时候，力量和美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象征，只要保持一种向度、一种追求，甚而一种热情，其实我们也就拥有了本质的力量和美。文章不过一种载体，从心灵来，也还要回到心灵去。因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心灵的感受，文学事业不仅仅是创作，读作品也是文学，感受生活也是文学，举办讲座也是文学，审视作家也是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美即是生活；而高尔基则说得更透彻，文学即人学；这是多么浩瀚多么崇高的文学啊。

因为有这些朋友用实际行动对文学的诠释，我们文学的土地才宽广而深厚。当然，我们可以说一说渊源，从郑、莫、黎为代表的沙滩文化，到团溪人华联辉酿造茅台酒，及至尚嵇纪念种桑养蚕第一人陈玉殿的陈公祠，到文化将军陈沂、出版家唐流德、人文学者黄万机，算一脉相承。而问题的关键是这片土地从来没

有放弃和背叛，不像我们曾经有过的犹疑，为了修一条街而拆毁古老的城墙；这是一片充满信念的土地，有如磁场一样，始终氤氲一种文化的气息。关心这套丛书出版并亲自批示经费的陈志刚书记调离了遵义县，而接替他的穆嵘坤书记又张罗着在“乡韵”打造一个文化窗口；作为作家朋友的晓姗部长也调离了遵义县，而新上任的张明勇部长又计划在枫香镇建立一个创作基地；……

我们通常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看得很高深。其实，不过一种简单的态度，一种明确的一种意识，有些时候甚至是不经意的，就开始形成我们文化的土壤，我们一切事业成就的基础。这之间，尤其作为领导，风气提倡，潮流引领，至关重要。前些年，遵义市搞了一个“领导干部文化工程”，其实意义也就在这里。因此，我愿意将遵义县这一次出的这一套书，看作是遵义县这一块文化土壤厚积薄发生长起来的几棵树立子。我们在感受这些树立子给我们带来的清新的时候，我们在观看这些树立子形成的风景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应该记住形成这些美丽植被的土壤。

也因为这个缘故，遵义县文联主席张云红女士要我这套丛书出版写一篇序进行介绍的时候，我欣然应承。我相信，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也都会理解我的这些文字——虽然没有提及具体的作品及作家，而实际上却对作品、作家的形成和担当作出了认真的思考。

我们拥有无限丰富的生活，也拥有一切巨大的文化现实。
是为序。

2012.5.16.红花岗

目 录

古县大风 遵王之义·····	穆嵘坤	1
几棵树子·····	赵剑平	3
老 宅（外一章）·····	何 华	1
走一趟孙家大林（外一章）·····	赵福强	9
多彩乌江·····	杨生国	14
我为《沙滩》喝彩·····	梁永辉	23
印象北大·····	罗义国	25
闲聊杭州·····	陈东恩	30
感受浙江·····	周靖波	35
如果真的可以选择·····	谢国蕾	40
七月，我从北大走过·····	李龙强	43
燕园随想·····	邓仁刚	45
高度·角度·尺度·····	冉 波	47
重庆学习偶拾·····	穆云康	50
有感重庆党校之旅·····	黄 东	55
南京印象（外一章）·····	王 竞	57
水磨坊·····	李自强	60
丈量故乡·····	肖诗润	63
怀念王迎旭先生·····	漆德顺	65
诚 信（外一章）·····	李 险	68
回乡下去（外一章）·····	阎廷宽	72
版纳拾趣·····	王正庆	78
年猪纪事·····	孔繁春	83

父亲的农民工生活·····	王 远	94
爱竹说（外一章）·····	欧阳银坤	99
纸房记忆·····	鲁迅雷	102
父亲的教育学·····	谭世彬	108
沙滩河随想·····	黄 通	112
摆渡女·····	廖乾明	119
一路想象·····	李东宇	125
又是槐花飘香时·····	朱战先	128
风雨百年胡公馆·····	王林武	135
梦幻冰仙洞·····	陈朝安	143
江丫间的城市·····	袁 志	147
梦萦祖屋·····	罗定宇	154
赤水，我心中永远的赤水·····	钱 明	157
书屋，我灵魂栖息的空间·····	周帮勇	159
尚嵇袁家大院·····	袁正宇	161
望·思（外一章）·····	刘光盛	165
丽江，让心休息的地方·····	刘文阁	167
博文的嗜好·····	刘金永	175
大舅的故事·····	萧德良	178
记忆清水湾·····	李冰林	181
怀念父亲·····	谢湘艳	185
书法，我的第二生命·····	宋世宽	188
落 叶（外一章）·····	陈朝中	196
漫步乡间·····	蔡 敏	199
今风·细语·沙滩河·····	陈绍红	203
我们仨·····	赵德祥	205
三十岁的我·····	王锦亮	207
香菇情·····	涂 航	209
痴痴地爱傻傻地读·····	苏 荔	211

感谢父亲·····	阎潇潇	215
天使的心愿·····	池映雪	218
雕塑家的启示·····	刘兴容	221
儿子，妈妈永远爱着你·····	丁 乙	222
赤水游记·····	罗圭圭	224
背起书包上学堂·····	包万霞	233
神奇仙人山·····	穆贵锦	237
父母之爱，这样言说·····	杨从越	240
难以忘怀的情感·····	苟同良	244
血浓于水 大爱无疆·····	唐 昕	246
《星空》带给我的·····	王维燕	250
北大四年·····	周燕飞	252
上海半年·····	范 洁	259
始于沈园 终于沈园·····	陈 倩	265
时 差·····	张德酊	269
文联这些人·····	王宇庭	272
信笔写来·····	王 珺	276
激情燃烧的岁月·····	李宗泽	283
南园惊梦·····	周 滢	286
北京印象·····	陈 雷	294
贵州，一个恋不够的地方·····	周治廷	301
梦想，从这里起飞·····	赵航锋	304
厦大物语·····	向炫静	309
爱是一泓清泉·····	蒋 航	312
归 尘·····	吴礼瑾	314
跋·····	张明勇	317

老 宅 (外一章)

□何 华

老家一带搞新农村建设，领导知道我家老宅就坐落在那附近，让我把老宅也弄一弄。可我的老宅已经没人住了，父亲去世前就与母亲一道和我们来到了城里，弟妹们也都成家有了自己的去处，以前和我家一同居住在老宅的叔公、幺叔们也有了自己的新居。老宅如今已成为一座空宅。

老宅是祖产，具体建于何年，现已无从考证，只知在最初修建时我曾祖父尚不懂事，经常拿工匠的刨子当玩具。直到我们记事，老宅的位置和结构一直未变，坐东向西，正后方是茂密的森林，北面是隔墙并立的同族另一老宅，南边是高大坚固的干砌石院墙和院墙外四季常青的柏树。因为是祖产，要维修就得和大家商量。于是，我和母亲便把叔公、幺叔、弟妹们请来一起商量。没想到，大家的意见和我完全相反。叔公、幺叔两个长辈极力反对维修老宅，理由是没钱修，就是修好了也没有人愿意再回去住。弟妹们也都劝我别再白费心思了，他们知道这是一件费钱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情。我却决意做，哪怕花再多的钱，只要在我的承受范围内，我都要把它修缮好。

修缮老宅，因为它承载了我儿时太多的记忆。儿时的我很顽皮，总是让父母头疼，只要他们不在身边，什么花样都玩得出来。还记得家里老四出生时，我也就五岁多点，那时父母亲在老宅的南屋铺了两张床，中间放一个大火盆烧炭取暖。一天，父母出门送客，留我一人在南屋里。当时我那高兴劲就别提有多大

了，因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的玩了。我把两张床当弹簧垫，从这张床跳到那张床，又从那张床弹回这张床，往返折腾，可带劲了。这样跳来跳去地折腾了一会儿，也不知是累了还是咋搞的，我一下竟没跳过去，一屁股恰好坐在了烧红的炭上，半个屁股被烧得稀烂。这下可苦了我父亲，他找了不少治烧伤的药给我治，最后是用一种叫蜘蛛草的野菜敷好的。当时也不知父亲从哪里得来的方子。蜘蛛草疗效最好不是捣碎后外敷，而是用嘴嚼成泥状后连同唾液一块儿敷用，一天敷两次。这可让父亲为我吃尽了苦头，每次嚼了这种野草后都要呕吐好一阵子，样子十分痛苦，十分吓人。因为人小，不明白为什么嚼野草都会成这个样子，还以为很好玩。一次趁父亲不注意，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嚼，那味真是苦死了，眼泪都给我呕了出来，此时方知父亲的不容易。自此，父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儿时，家里养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黄狗。它在家人面前特乖，很通人性。晚上我们走夜路，一出门它就跟上，任你怎么撵都撵不走，可只要我们一到达目的地，它就独自悄悄地溜回家去了。家里人从外面回来，它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迎接，也不知它是咋知道的。可是这家伙也常给我们惹祸，它对陌生人特凶，老是咬人，而且总是从朝门上跳下去咬人的肩、颈、头等要害部位，被它咬的人往往要睡上十天半月。为了阻挡它从朝门起步伤人，父亲便在老宅朝门上放了一个一米见方的木疙瘩，挡一下狗攻击人的时间，以便行人有所准备。正因为这一个木疙瘩，差点让我少了一条腿。那时，我老爱带着一帮小伙伴儿在老宅捉迷藏，时常将木疙瘩作为扮和尚念经的“座椅”。有一天，我又爬到木疙瘩上学和尚念经，一没注意，木疙瘩一滚，和我一起摔下了朝门，正好砸在我大腿上，一时间大腿便成了“活动式”。后来听大人们说是粉碎性骨折，整个一条腿儿都要锯掉。那时不晓得害怕，只知道父亲死活不让医生锯我的腿；医生说如果不锯腿可能连命

都保不了，但执拗的父亲仍然坚持不让锯腿，他和大姑一起带上我东奔西走，四处求医，最终在后坝街上找到一个名叫李廷才的老医生治疗。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我连腿带命一块儿保住了。为这事，父亲临终时都还对李医生念念不忘，叮嘱我去找找李医生的后人，当面向人家道谢。

修缮老宅，还因为它承载着我太多的情结。儿时的农村很穷，但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容易满足。父亲在干农活的同时，也做点小生意，主要是到周边场镇买猪卖，有时是买肥猪交给食品公司完成任务，有时是买猪伢子；有时是甲地买乙地卖，有时是在同一地方上午买下午卖。只要一次能赚十块八块的，他回来就乐滋滋地给我们吹上半天，当然也会捎上我们喜欢的米花糖、酥心糖、麻糖什么的；最高兴的是父亲还会给我们一些硬币，虽然人小没地方用，但每次我和弟妹们都会拿着玩很久，最后把硬币藏在老宅四周的石缝隙中，或在院坝边挖一个小洞“埋”进去，再盖上一些泥土，做一个记号。其实，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长大后我曾去找了无数次，可一枚也没找到。至今，我不知道自己在老宅周围藏了多少硬币，也不知道那些硬币现在都咋样了。

修缮老宅，更因为它承载了我祖辈太多的艰辛。老宅最初只建了三间，后来曾祖父一辈在南北两端各搭建一间，成了农村所谓的长五间。由于曾祖父兄弟三人中有两个居住在此，他们又在老宅的两侧搭建了配套的猪牛圈舍。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一家三代还挤在老宅的一半儿两间草木结构房中。为了解决一家人的住房问题，父亲开始筹划建房，他开始打地盘、安基础、备木料。为了节约，他和族中的一个同样要建房的叔叔商量换工互帮。我的老宅原本就处在岩石山上，以前的屋基是从石头上硬削出来的，要建厢房，就必须打出南端的石头并在前面填上三米多高才能与正房相匹配。这在当时谈何容易，何况父亲就一个人，

还要干农活儿。但父亲硬是和叔叔一起，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凿，一筐土一筐土地垒，最终打下了两间屋的基础，建起了两间厢房。七十年代，父亲又把老宅从茅草房改为瓦房，而且建起了第三间厢房。这三间房的最后完成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那时我们兄妹六人都已经逐渐长大，幺叔已经结婚生子。回想如果没有三间厢房，两间老房子怎么挤得下我们一家十几口人；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我不可能相信这三间房子是父亲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历时20多年建起来的。回忆父亲建房的情景，我想到了燕子筑巢，巢筑好了小燕子在安乐窝里长大，当小燕子能在蓝天自由自在地飞翔时，老燕子却累死了。如今，我们都长大了，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父亲却走了，早早地走了，永远地走了。每每想到这里，心里总不是滋味，眼里总包不住泪水。

也许是因为同样的情结，又也许是出于对父亲的缅怀，我的母亲——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在父亲故去的次年，用自己所有的积蓄，把她和父亲亲手建起来的厢房修缮一新。今年我说维修老宅，老人家又坚决地站到了我这一边。还是母亲了解儿子，了解儿子的老宅情结。

记忆里的冬天

春节前夕，气象部门多次发布天气预警，春节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有大幅降温 and 雨雪天气，将会影响人们春节期间的出行。我看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和大街上穿着单薄的行人，心想：这分明就是春天的景象，哪是我记忆里的冬天？可这的确确又是一年之中的数九寒天，正是我们当地称为冻死猪狗的季节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冬天到底怎么了，竟是这个样子。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儿的冬天就是冷，从冬至逢壬开始数

九，要数到九九八十一天才结束，其中“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足可见冬至过后的这段时间寒冷到了何种程度。每年到了农历冬月间就开始下雪结冰，一直要到过了年后天气才渐渐转暖。一年四季中，冬天自有冬天的意义，冬天自有冬天的季节特色，寒冷、冰雪就是冬天的特色。世间万物都在冬天蓄积能量，冬天为世间万物孕育未来和希望。对那些天性好动、无忧无虑的儿童来说，冬天还有冬天的乐趣。

而今的冬天已经大变味儿。暖冬、冬旱已经让人们习以为常，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冰雪，多少有一点点儿冰雪就被说成了灾害天气、异常气候。我还是怀念我们儿时的冬天。我们那时非常幸运，不用到哈尔滨就能赏雪景，体会银装素裹的壮丽；不用到黑河就可以摘冰棍、采冰花，体会溜冰的快乐；不用到东北雪场就能堆雪人、打雪仗，体会雪团纷飞的酣畅。自然界让我们儿时的冬天过得非常奢侈，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堆雪人打雪仗啦。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儿的冬天经常刮大风、下大雪，漫山遍野都是厚厚的积雪，村庄的周围全是白皑皑的。整个冬天都是我们儿童的节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特多，哪家都至少有四五个，多的有七八个。下过几场泡雪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到雪地里打雪仗，你扔我一团雪球，我撒你一把雪片。最可怕的是往背心里丢放冰块，由于是数九寒天，一放进去就透心凉，冰得直哆嗦，尖声惊叫不止。堆雪人是最文明的玩法，就是把院里的积雪铲起来堆成人形，然后用木炭装成人眼，用红纸贴成嘴巴。我们堆的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在雪人的嘴角和下巴用木炭画上胡子，就成了男的；在头上用木炭画上两条辫子拖到背上，则成了女的。雪人堆成后，我们往往会端详半天，反复检查，直到哪儿都满意了才罢手。堆雪人其实是件挺费力的活儿，堆一个雪人要两三个小孩干上半